

简说田珍颖的文学评论

□李忠效

2018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将“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特殊贡献奖”颁发给80岁的田珍颖,颁奖词中对她的创作、编辑、评论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谈到评论时,颁奖词用了“机智独到”这四个字。

什么是“机智独到”?就是才学加智慧加折腾的个人风格。

评论家何西来和雷达的有关谈话,似乎能从一个方面为“机智独到”这四个字的解释做一个导引。何西来老师特别赞赏田珍颖在研讨会上从不写发言稿,只凭几条提纲就“出口成章”,并“说得开,收得回”。何老师认为这是一种功夫,他说:这是田珍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积累起来的,既有很强的“阅读力”,又有精准的“判断力”。

雷达老师多次提到田珍颖对作品的“归纳力”,并谦虚地表示自愧不如。他认为,这种“归纳力”是田珍颖长期阅读作品而积累的,是高水平的能力。他说:田珍颖对作品的掌控力很强,正因此她总能选择一个特别的角度切入作品,展开评论,从而使自己的评论个性化。

对作品编辑式的细读,深读,精读;长年累月地不间断地读;一页一页地,不错过一个标点符号地读;直读到青丝变白发……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的修业过程。

以上这些并不离开本文的主题,这些实实在在的罗列,是在展开田珍颖文学评论的基础和平台。说到她的评论的特点,难以一一备述,只选择自己熟悉的报告文学评论的三个特点,加以简评。

第一,田珍颖的评论总能高屋建瓴,站在时代和报告文学创作的制高点,考量并剖析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因而显得视野开阔,信息量大,让人茅塞顿开。田珍颖认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在于它对所写内容的“再现性”,而在于它通过这样的“再现”,给予人们的哲理性的启示和思考。所以,评论者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对作品的内涵进行审评。

以邢军纪的力作《风雅大郑州》为例。这部作品是一个城市的传记,它真实地书写了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重笔记录了它在改革大潮中的勇敢创造,及为城市寻找新出路的决心和力量;作者重笔写城市的大策略、大举措、大行动。

田珍颖认为,这些宏伟建业都是大郑州的光灿名片,但它们深层次的根基,却是郑州人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和他们历史悠久的大融合的性格。这些坚实的文化追求,才是郑州风雅的根本所在。所以,她着笔于“思想的力量”和“融合的推动力”,两路并行,评出了郑州风雅的真正深度和高度。

在这种高屋建瓴、下笔特别的评论中,她又经常用杂家手法,旁征博引,为评论的特点做出生动的烘托。

比如《郑州大寓意中的文化追求》一文中,她援引《易经》中对“革命”一词的记载,为古城寻源拉开了历史的纵深度。再如,《站在人权高度》的一文中,开篇即引用人权、人性的历史和现状,以此为这篇评论传递了大量信息,并为评议作品铺开了一个宏大的背景。

第二,田珍颖的评论是紧紧以文本为依据,展开真正的文学性的评论。不做大而化之的评说,不说空话和套话。她的评论对作品在手法、层次、结构及内在逻辑、文字表达等方面的分析,往往是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深入浅出,有很强的思辨性。这使她的评论,往往语出惊人,令人信服。

在关注她对文本进行全面剖析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她对切入作品的角度十分讲究。她认为,角度就是评论的特点。

以王宏甲的力作《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的评论为例。这部作品是为当代科学家南仁东立传。它的层次架构严密而错综,涉及天文、地理、人寰;触笔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部宏大的制作。

田珍颖在细读文本后,为其大结构画出蓝图,即:写作的大方向是按时序推进的,但每个时段,作者运用描写、叙述、插叙、倒叙、对话、对比等多种手法,进行了一个大回环的铺叙;每个时段皆因此而独立成章。当深入剖析每个大回环的叙写时,历史的再现、现实的辅陈、以及作者的出席在场,三者联袂,一步一步地推演了内容的进程。这才是亮点,也正是评论者要下笔大写的所在。再分析作品的语言。语言的雄辩,气概非凡,又使得她的评论思维掀起波澜。这种非传统的叙述语言,具有强烈的演讲特点,而这种风格,贯及全篇,正是作家情绪的起伏。

作为一名评论者,田珍颖在对文本进行了如此深刻精到的剖析后,她也找到了自己评论的兴奋点,那就是:历史的演讲、现实的演讲、作者在场的演讲,这就是《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研讨会上的她的发言提纲。

第三,她的评论注重对作者思想、情感思路的研究和掌握,她认为这是深度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

她提倡评论者和编辑都应该读懂作者。她认为,作品是作家思路的轨迹,每部作品,都是作家一次灵魂的出行,而这个出行的轨迹常常潜藏于字里行间,时隐时

现。要靠评论者和编辑在阅读中认真挖掘。

以作家梅洁的作品为例。梅洁是以写南水北调大工程而著称的女作家,她的故乡十堰被大水淹没在这个工程的起点。她首篇《山苍苍,水茫茫》在全国多个手中,被推为《十月》的头条,并开研讨会,使全国20多个报刊进行连载,梅洁一夜成名,也从此踏上了20多年书写南水北调工程的艰难征途。在这漫长的创作时间里,田珍颖一直关注着梅洁的创作,并体会着她思想感情的升华。20多年后,梅洁关于“南水北调”系列经典作品的研讨会在京召开。田珍颖在发言中展开了她对梅洁情感思路的跟踪和认识。她认为,梅洁在开始写灾民背井离乡艰难生活的惨重时,是大悲悯的情怀,挥泪写作;而当新移民政策落实时,故乡的父老乡亲几十万人启动了旷世未有的千里迁徙,这种民族的大义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梅洁。在写这一段移民过程中,她奉献的是重重的敬意;当南水奔涌到北地时,梅洁顿悟,自己的家乡是天火淬炼而成的一尊基石;父老乡亲的义举,则是人类历史的一座丰碑。她的感情升华,理性的光芒照亮了她的情怀,也照亮了她的作品。田珍颖说,她正是理解了梅洁的这种乡愁和家国情怀,所以她能很坚定地为其作品的作品定上了“人民性”和“人民精神”这个标高。

再以我的作品《“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为例。“瓦良格”号航母来到中国这段历史,之前,始被歪曲为一港商献给国家的“义举”,我在奉命写“辽宁舰”的时候,触碰到这个题材,内心激动,决定为“瓦良格”来中国的历史正名。当我把初稿送给田珍颖看时,她说感到意外,全篇自始至终都是严谨和严肃的叙述,她看到作品中罗列最多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而众多的时间连成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她从这样一些细节上读懂了作者:作者不是要写畅销书,而是以文为史,为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写一部真正的历史。

自古以来,凡写史者,均是双肩担道义,铁骨铮铮。在理解作者的基础上,田珍颖以81岁的高龄挥笔作序,题为《历史的记忆·文学的记忆》。

记得王宏甲曾对田珍颖评论做过这样的评价:她是用心、用情、用思想对作品进行深度解读。田珍颖的评论对于初学者,甚至对于写了很久的作家来说,都会有益的。

李少君主编《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

“生活之门”与“可能之镜”

□陈均

从《诗刊》策划2022年3月上半月刊“北大女诗人专辑”,到李少君主编的《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面世,这座如周璇所言的“烟云中”变幻不定的“房屋”开始萦绕而且下沉,获得了一种渐趋稳定的文本形态。它正在成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吸纳过往,另一方面展现未来,成为中国新诗里一种新近被构建、被发明出来的“小传统”。

书名“燕南园的星空”恰好隐喻了这样的一条脉络,因为新诗史里第一位走红的女诗人曾经居住在燕南园66号,她就是以《繁星》《春水》风靡中国的冰心。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归国后也在燕京大学任教。燕京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里消失了,但是它仍然以燕南园、静园、未名湖等燕园胜景的记忆长久留存在进驻的北京大学的生活史与精神史里。

“北京大学女诗人”这一群体意味着“北大诗歌”与“女性诗歌”这两种当代诗的亚传统的合流,如果可以再加上“燕南园”这一象征所接续的燕京大学诗歌记忆,似乎就能够翻转为新的诗歌风景,不仅凸显和发现了“北大诗歌”里的异样因素,也可以探讨“女性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向,并勾勒一种新的诗歌地图。

《诗选》里诸多诗作的总体面貌和突出特征是“近取诸物”,周璇在观察“北大女诗人专辑”时认为“融汇了观察、沉思、叙事与记录等形式的生命想象的创造”。此外可以更进一步描述,这些作品的写作方式从观察、沉思、叙事、记录到想象与想象,其书写对象往往大多是由北大校园生活以及以这些经验为底色且浸染其中的社会生活与想象,从而创造了一个多维度且高浓度的“诗歌时空”,仿佛是推开了一个“虫洞”般的“生活之门”。就如谢澍知在《短歌》里所写,“你仍然相信有扇门/一旦打开,群山就会奔腾而至。/这不是意象,而是创造/赋予的某种生活”。

虽然是对生活经验的书写与挖掘,但是由于习诗的源泉与资源不同,叙事也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因此这部诗选通观下来,仍然可见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暂且将之划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对生活的沉思、哲思与反思。在新诗史里,陈敬容、郑敏等女诗人都是此类诗歌写作的高手。在诗选里,秦立彦、顾春芳、夏露等诗人展示了这一倾向,如秦立彦“我们握着自己唯一的生命,想着应该把它投向哪里”,顾春芳“所有的果实都有归宿,我们应当像早晨一样去生活”,夏露“我不知道在春风抵达之前/这些桃树是否会反省”。这些诗句都是建立在对于生活的观察与体悟之上,从诗句到诗思较为成熟,但是不同于,秦立彦更注重形式与精神的张力,顾春芳倾心于物我交融的境界,夏露则习惯于即兴与迅捷的诗学。

其二、以叙事为基础,再加以融合生命的体验与想象,从而构成一种风格化且作为生活镜像的诗学。这是受“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观念与训练影响下的诗歌,但是因由作者个人禀赋,又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如袁绍珊“像仁和寺,他们晶莹如琥珀/我一不小心就旧了,放弃千疮百孔的复仇计划”,康宇辰“其实沈从文情书,最美的一封/叫翠翠。”“我已为你创造奇迹,/创造美。”“美即是死,是例外,从是永恒,最强的不是灭亡世变,是那纸上楼烟,人间烟火相随”,杨碧薇“蓝到了忘了自身是蓝的/蓝尽塔吉克人的一生”,赵汗青“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我已舌尖尖吻好了茶/只等你,把香甜的宇泡进去”,尹丽川“一个人的朋友圈就是他的时代”,马雁“这灵魂,轻盈、孱弱,并且羞淫。/如同一面可能之镜”,馥菲“透明,我们谁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可是你听:水在河里静静地结冰/冒着汗,努力过的那块/轻轻地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诗句,带着生活的感性生命的体验,但是趣向不一,在诗歌上的用力与带人的经验也不一,犹如铸造着的一面“可能之镜”,来建筑一座《西游记》里的“万镜楼”。

其三、注重诗艺的锤炼而指向诗歌自身。如曹疏影“她迫不及待/吃掉自己身上小小的火焰/没有人注意这件事,/只有我看到——那火焰也在吃她”。周璇“而这,是旗手文慧的爱与抗争之舞”的诗句与其当作叙事或描写,倒不如视为营造一种艺术感。以上三个层面讨论的是诗人的写作方式与诗歌的取向,如以本书书名取喻,也可当作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且穿越黑夜的亮度不一的星星光线。

从推开“生活之门”到铸造“可能之镜”,集合在这部诗选里的“北大女诗人”将会带来哪些奇迹呢?近些年来,作为诗歌变化与发展标志的新命名大多并不耐用,这既可能是一种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的想象力的匮乏,也召唤着新的诗歌现实与诗歌命名。正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标识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贯穿着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这些命名尽管往往出自“历史的误会”,也屡起争议,却保存了各自时代的诗歌实存与记忆。这部诗选以及它所携带的“北大女诗人”的命名,已经照亮了长久以来隐匿未名的北大女诗人的写作,必然也会鼓励一代诗歌新人与诗歌写作的信心。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从食材的选择,到烹饪的技艺、餐具的考究、文学的表述,异彩纷呈,不一而足,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中,一直并行着两条不一样的文化路线:一条是人民的、日常的,即以关注人民大众日常饮食为主要文化表达的路线,其代表人物有苏东坡、汪曾祺等,这类美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美食就是百姓的日常,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也是最受人民欢迎,最具生命力的。东坡肉历经千年而弥久愈香就是铁证;另一条是官宦的、小众的,即以描写官宦人家、文人雅士的精美饮食为主,其代表性作品有《红楼梦》《随园食单》等,这类美食及其所衍生而来的饮食文化是高高在上的、深不可测的,远离人民大众的,也是生命力相对短暂的,《红楼梦》《随园食单》里的菜肴再精美,今天又有多少道流转于百姓的餐桌上呢?王干家曾经的哲学流派“泰州学派”坚定地主张“百姓日用即为道”,可以说道出了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的真谛。

王干的《人间食单》(百花文艺出版社)无疑是第一条文化路线的延续。透过《人间食单》里的人间烟火,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百姓日常饮食生活的高度关注,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在饮食方面具体体现的精准把握,这与王干所强调的“让小说走进人民”一脉相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人民性,也是《人间食单》的人民情怀。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出百姓的饮食日常。《人间食单》共三部分,55篇文章,绝大部分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日常的饮食生活。既有关于菜肴制作过程的描写,也有关于饮食习俗的叙述,既有关于儿时饮食的记忆,也有关于当下美食故事的表达,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百姓日常饮食生态图。

作者出生于里下河,成长于里下河,对里下河有着割不断的乡情、亲情,因此,书中描写里下河的美食也是最多,最用情的。但其眼里的里下河美食,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菜肴,而只是平常人家的家常菜。如在《扁豆烧芋头》一文中,开头即说“家家都会有一挂扁豆”,是的,在我的家乡里下河,不仅“家家都会有一挂扁豆”,而且,家家都会烧一手好吃的扁豆烧芋头。在《螺蛳》一文中,作者说:“螺蛳最平常”,但“里下河的人却把螺蛳当作一道荤菜”,反映的是里下河人民在日常饮食中就取材的能力,那房前屋前小河小沟里的万物都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日常美食。作者也有着长期在南京生活的经历,于是南京百姓最日常的家常菜都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如《江南三鲜》里的菊花脑、芦蒿、马兰头,《南京的菜》里的盐水鸭、拌洋葱萝卜等,南京的百姓哪家的餐桌上缺得了它们的身影呢。

以上是关于食材的介绍,还有一些是关于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制作过程的描写,也是百姓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酒酿饭》里对母亲制作酒酿全过程的描写,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有一次在夜里,被浓郁的桂花酒香惊醒,一家人索性起来尝几口”的快乐。《咸生姜》里母亲为四个孩子一家学做一瓶“拐姜”的故事,生姜本平常,但有了母亲的爱和用心,就显示出无价,所以作者说,因为早餐中有了拐姜,那一年的春节,每顿早餐,胜似夜宴。

当然,更多的作品是将美食与当地的习俗、人生的故事融合在一起的,如《偷月饼》反映的是故乡里下河一带中秋祭月的习俗,里面的儿歌“凉月巴巴,照见家家……”唱出了里下河人民多少代人儿时温馨的记忆,让我们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儿时那个月色如水的中秋夜,那片稻花飘香的农家院。而《时间深处的泰州》里送给作者一块萝卜干的热心搬运工人、《卤汀河》里自己顶着烈日卖冰棍要去河里捧水喝的俭朴老妈妈、《第一次碰头》里父亲对待作者喝醉的态度都是里下河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这样一种反映也未尝不是几千年来中国百姓面对困苦依然快乐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写照。

二、紧扣百姓的饮食需求。王干在《人间食单》新书分享会直播时曾说,他之所以要出这本关于美食的散文集,是因为人民群众对饮食的高质量追求也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间食单》很好地呼应了这一主题,如在《湖菜》一文中,王干强调,食材好,是一切美食的基础。海鲜也好、河鲜也好、湖鲜也好,讲究的就是出水鲜。淮扬菜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刚出土、刚出水、刚出锅。这里显然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新鲜食材、卫生食材、健康食材的追求,也与我们各地政府正在打造的菜篮子工程、食品安全工程、绿色食品工程不谋而合。一方面,人民群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各种食材的简单加工,另一方面,他们的餐饮从业者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和塑造着更加高品质的饮食文化,两者的相互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和真实写照。

文集中专设一辑叫《寻找他乡美人痣》,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作者对故乡之外各类美食的探究和体验,这无疑也是众多中国百姓的梦想。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的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全世界,一方面,他们要去学习、工作,开眼界、长见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文化,当然就包括饮食文化,这是中国人民由富到强的标志,也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具体体现。北京的烤鸭、云南的米线、晋江的土笋冻,还有青岛太平角的咖啡等,这些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才得以在口中津津乐道的他乡美食。

三、拓展百姓的饮食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就不仅仅只关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是关乎着人生哲理、治国理念,如《道德经》第六十章就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再如孔子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每于事而慎于言”等,在中国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传承,并据此衍生出来了众多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讲究。

《人间食单》既然是讲饮食,就避不开以上的话题,但他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以作家特有的敏锐将日常餐桌上的各类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自己关于饮食文化的独有理念,如他在《高邮美食地图》里强调:“美食是乡愁,也是节日里快乐的元素。”这是从精神层面对美食的重新定义,突破以往关于美食的物质层面的定义,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再创造。

再如他关于“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的阐述,都不是讲的具体吃的吃的问题,而是深刻的关于吃的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平常百姓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思考过,但几乎没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对其加以归纳、提炼。《点菜是个美学问题》中写道:“菜单意味着什么?选择。选择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是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饮食中,谁被拿到了菜单,也就意味谁就被赋予了一种选择的权力,可这样的选择又是十分艰难的,我们都过有这样的经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点出一桌菜,却不见得人人都喜欢,真的是吃力不讨好。这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奥妙所在,让你得到了什么,必将也会让你失去了什么,点菜也是一样。所以,作者感慨:美学的复杂性在于审美的不可量化和简单复制。中国的美食也是不可量化和简单复制的。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美食其实是厨师、食客、点菜人之间的合理组合,他们构成那道看不见的黄金分割线。”是的,中国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和谐,要让一桌饭吃出和谐来,没有厨师、食客、点菜人之间的配合,定是枉然的。

《人间食单》第三辑“人生百态看吃相”基本上讲的都是上述问题,这是需要智慧的,也是需要热情的。它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其实是大大课题。民以食为天,一切关于百姓日常饮食的思考、总结、提炼都是天大的问题。

为人民而创作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透过《人间食单》这本小小的文集,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作家们在这一主题下的探索与努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会让我们的作家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伟力,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浸透着人间烟火气、满怀着人民情怀的作品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天岑《新时代红旗谱》

新时代造就新英雄

□白桦

人杰地灵的河南南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出了许多雅人学士和文学大家,在当代文坛更有“南阳作家群”耀人眼目。但新近读到的李天岑主编的《新时代红旗谱》(河南文艺出版社),却在南阳的文人雅士之外,为人们推介了南阳在新世纪和新时代里,各个行业领域里涌现出来的英模与英才。这是南阳在新时代人才辈出的新成果,也是南阳繁荣昌盛的新名片。

读了《新时代红旗谱》这部作品,有三个方面的感受比较突出,我以为这部作品的特点与价值,也正在这里。

第一,我首先对以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来书写10个时代英模,并出版作品合集这种方式,表示由衷地赞赏。由文学纪实与新闻特写的两种元素的有机融合发展而来的报告文学,一开始主要是中短篇的形式。“十七年”时期到新时期之初,写的较多和影响较大的,都是中短篇形式的作品。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需要承载更为丰盈的内容,处理更为重大的主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开始走向“大型化”,长篇形式的专题报告成为流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报告文学本该有的“轻骑兵”作用有所忽略。《新时代红旗谱》的10个英模人物,都有相当坎坷的命运起伏,十分丰富的人生经历,相当突出的个人成就,李天岑等作者完全可以再下点功夫,花点时间,写出一人一本的传记性的专著,凑成10本一套丛书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去做,而是以中短篇的形式来书写10位英雄人物,并汇集成一本合集。这种对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的选择,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报告文学原有的写作传统的承继,而且,一本作品10个人物,也便于人们阅读,利于广泛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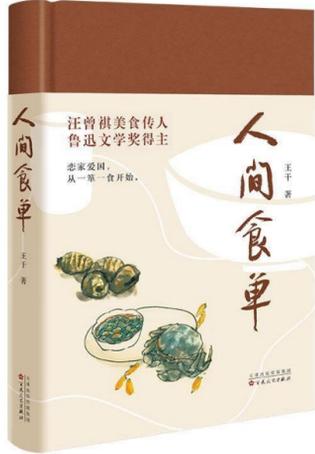
第二,10篇作品描写的10位英雄人物,分属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但都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业绩的行业翘楚。这些人都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共性,这就是都出自于平常人,来自于老百姓。如退伍老兵解建业、小学教师张玉滚、独臂村支书李建、养猪大王秦玉林、“南阳好人”李相岑、电业工程师郭跃东、人民警察肖振宇等。他们由平常做到了非常,由平民走向了英雄,但始终又不至于平民的身份与本色,实际上是“平民+英雄”的两种身份的合体。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各自的奇迹,实际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他们从个人的角度告诉了我们不谋而合的情怀和不约而同的追求,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志士不忘在沟壑。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生动书写,既书写出了这些平民英雄与他们所置身的环境和时代的内在关系,也由此生动显示了“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的现实景象,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真谛。

第三,从文学写作上看,10篇作品各具所长,各有千秋,有偏于新闻特写角度的,有偏于人物纪实的角度的,有几篇在构思与叙事上带有较强的文学性,依仗引人的情节和动人的细节取胜,这种更具文学性的篇什,给人印象更为深刻,更令人读之难忘。如写张玉滚的《火炬手》,写“独臂支书”李健的《英雄归来》,写隐藏功名后回乡务农的人民功臣解建业的《英雄归来》等几篇,作品都有基于深入采访的精心构思,并都有很反映人物独特性情和博大情怀的引人细节与精彩描写,令人过目难忘。同时也把这些英雄人物在价值层面上的独特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如解建业隐藏了赫赫战功而默默投入乡村建设的艰苦奋斗;张玉滚在多次关键时刻所作的坚定选择;李健在多次挫折中坚韧地再度奋起,陈喜增多次放弃提干机会坚守在农业科研一线等,都把英雄人物的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表现得无以复加。一些人物特写还注意通过人物自身的言和行来表现人物自身,并引出了英雄人物各个个性的感人话语,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如解建业的口头禅:“只要有活干,有饭吃,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给国家添麻烦。”如李健在致残后特别注重立志,一些话语都带有立志与励志的鲜明特点,如:“命运可以斩断我的手骨,但斩不断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辉煌。”他的这样一段话更能体现英雄的心志与他们的共同心声:“信仰是一种理想、信念,一种无形的光芒和动力,催人奋进,驱动着人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来自普通平民的英雄人物以他们实实在在的感人事迹和真诚话语,向人们生动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颁授“七一勋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于平民英雄所做精要概括:“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目标、坚定意志、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他们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出自南阳的这些英模,当然是南阳人民的无上骄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闪亮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红旗谱》,有其独特内含,更有其重要价值,可以作为人们阅读新时代和学习新英雄的生动教材。

美食里的人间烟火

□颜德义



王干《人间食单》